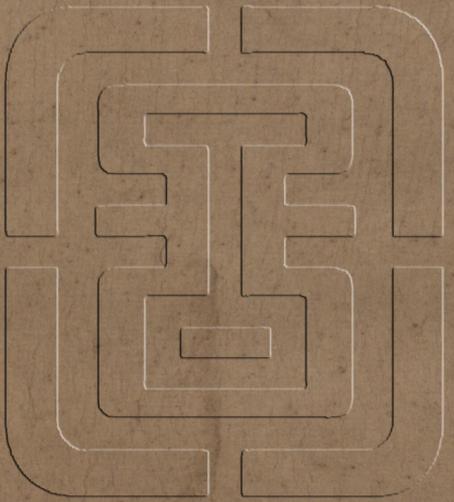




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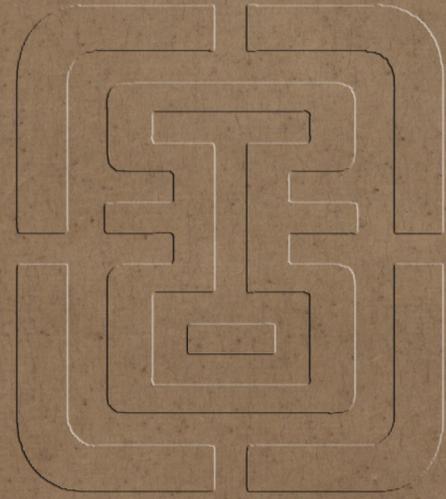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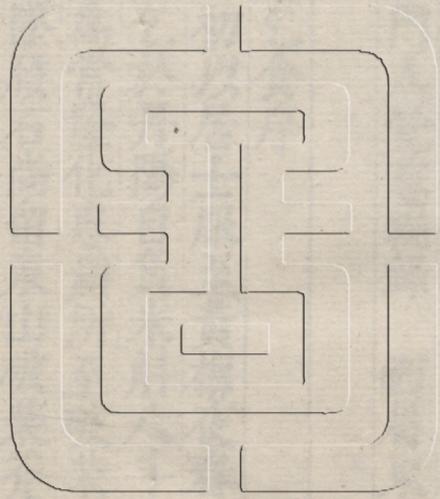
石門文字禪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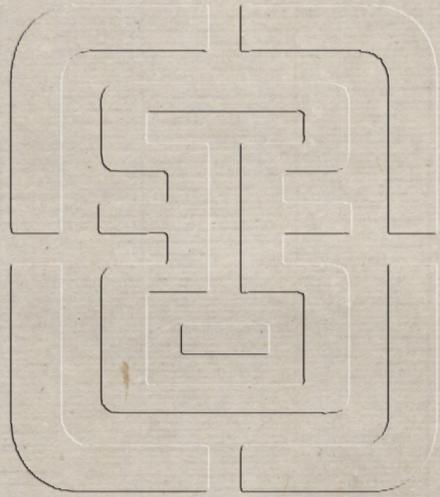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
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
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
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
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

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雲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挨已

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諂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污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蒼蘆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蒼蘆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萼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

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
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
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
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
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
同徹更爲主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黃龍三關神
通遊戲於語默之外實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
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
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
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

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
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
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
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某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
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
是望刹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
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
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纚及膝吉貝纏其脰

勃窣趨迎權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叻能立事數憇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迺復往知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竒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

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

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滑土無橫文色如烝麪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自廢棄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

當時貴人有爲減騶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簞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犇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

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旣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

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峯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遶遶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入道之智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歎之興爲余留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旣且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峯道經祝融入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

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
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
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
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
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
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
爲贐彥通其見憐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榦蠹蠹
上干雲漢浮陰織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

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
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芴有新者欣
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
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
壑之芴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
荒之壤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蔭之日夕
覩遷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
枝葉欣欣向榮時芴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
漿液不得芴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
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

夫斷木爲棊九革爲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
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
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
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
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
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
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蒔木之說以贖之庶他日林下
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爲荒

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
之敗瓦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
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
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
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
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旣出山
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情必
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
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
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剝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荆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

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盡龍安兩勅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風在依舊閑雲沒草庵又聞鑑老去慈雲從公於傳慶清游勝賞厭飲其平生士大夫聞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道西安拜塔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峯之下而余適在焉山谷聞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累日不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賢也

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歸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者肯如是乎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遙知一粲然陌上青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頽墀勤勞世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傾法雨斬新精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茶毒鼓平生得妙不施功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羣生兩耳聾兄弟赫然追父迹叢林籍爾說家風相逢一笑投針地俱是當年百衲翁此詩又敘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禪師天骨開張豐顏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

中自不生彪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惻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毫蘄兩州以宮祠罷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與無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兩勅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沒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峽州天寧辭之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

前詩無盡忻然和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
作曹參若非臨濟具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
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
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
子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
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
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游
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耆年庶
其哀余之志也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竒材而萬峯繞之遂名
香城顯觀基肇而來老願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
潮音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猊座下而
恨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
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
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
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

四絕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
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

撰述
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
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
之上二十二日會于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
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
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
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爲公今日之遊說
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
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峯頂之泉
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
北遂經榭林塢至南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

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
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
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絕境而吾
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媿山陰冶城子宜序以冠
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真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
林真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
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相西山雲之緘穠草木之
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真教拊欄哦曰山邊水邊待月

明暫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
矣既老來歸將爲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
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
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爲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

德効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視德無効
疑爲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
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瑀及遘八葉爲相與唐
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

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稚厄於牛羊雜
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
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麓山川之秀
氣所鍾善人隱德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
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
中乎高氏世爲右姓詩禮世其家有竒比丘出焉石
門權巽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
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烝見聞惠敏
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
巽中使余字之余推爲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

撰述
氏之遺慶字之曰德効異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之

無住字序

珠之爲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達麼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爲字作字說云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珮珥夫珮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質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珮珂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

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璞

彥舟字序

大釋持海於淨土爲親聞如水傳器鳩摩羅什於真丹爲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攜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凌煙耶舍尊者閱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真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微爭妙聲振後世覺天之日月苦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殆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

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滅之慧燄
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擊節矣耶舍以什為法
船余字法什為彥舟坐客肯首以為然於是乎書耳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
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
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
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
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淨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

字無染

易季真字序

季真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懷揣佛
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瞻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
石巖深炷鑪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宣和五年
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
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
皆不若真因易為季真老儼書

穎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

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
心空爲登第以果位爲階品類然無求者出世間之
相也橫肩勃率者大福田永也彌天之俱載永之
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穎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
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
穎孺字之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橫風
斜雲勢知爲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
文公絕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

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弗知則失宗知而弗
信其迷旨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
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
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知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
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
如照我名也而適捨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
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
飽參者一杖儵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
之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偕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奧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已諍能與夫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爲然雖吾教亦然契經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祖曰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以致隆也彥隆宜字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懷而取之今未

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頹綱其才敏惠如泉之穉蒙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爲字說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

寂音自序

寂音自敘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乃依三峯艷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

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藏於黃龍而顯謨朱彥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开正重請住清涼入寺爲狂僧誣以爲僞度牒且劾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訕事入制獄一年坐冒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

又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往來九峯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依法眷以老館雲巖又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爲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釋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恃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塞礙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既足餘復何羨緣盡則行無

可顧戀報寃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瞋我持戒忍食不過中手不操楯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離微細念方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觀焉嗚呼孫思邈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竒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

記語

記西湖夜語

余舊閱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同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睿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

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完聞其說故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標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綬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密分布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

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卽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論三玄旨趣號爲明眼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卽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爲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
惟今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

以余爲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
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
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
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
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以連前說以示
同學云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別職事欲傳法度生
耳旣不契梁高祖卽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
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閒漢爲部曲見

王臣高尻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祕
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真
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
突以謂不可廢真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卽斬
仍以劍示之祝曰僧見劍怖懼卽斬不然卽赦之中
使如所誠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寔甘甜之有如是
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今縉紳之望皆留神內
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峯
不勝爽氣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歿餘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以字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夢周公因慕周公晚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爲衰而以不夢周公爲衰季子僮依紈袴谷量牛馬不以爲悅而以夢東坡爲悅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髮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余曰世莫知其說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

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砥柱蕩磨驚濤也愛其知爲臣之大體而已生爲懷王傅王墮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傅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使虜不肯辱命雖食糲寢焮牧羊海上起止仗漢節李陵諷使降則請効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吳季子而不可誣也季子掛劍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之操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凜凜之

撰述
卷之二
姿未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象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使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丞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遠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鑿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

而爲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衍而爲雲門臨濟曹洞瀉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冀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

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荊則師承
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
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特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
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爲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
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
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
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故名無盡燈此其義也
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

得

記福嚴言禪師語

余旣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災不
可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
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
放夜宿溝鎮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
來照行坐休則光爲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
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鳥工往盧能漁父歸
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
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辦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

年三月二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丹陽居士賀懋功懋官懋敬懋昭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友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
 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
 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棗柏不辨唐梵又可笑哉此文
 清涼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
 科要而理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弊極

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爲事而佛鑑乃倡爲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慈也歟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清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顏柳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又難施以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

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真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邾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峯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兇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巾笑如舊識有首衆者道光與其兄道舒隣房晨昏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

撰述
舒曰耆闍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耆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見境無非是心然耆婆祝之疾燥濕虛實寒病祖病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嗚呼耆婆蓋世間之醫而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經其廣則四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涼曝得所藏之於毛端寬博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黃舒斬衲之間

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大吠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膝日以研味此文其爲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咨爾鍾山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祕藏之某題

題華嚴十明論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彥里閑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臥則仰瞻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

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予記其言世英歿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卽棄去其恥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

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旨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密行暗證隱實顯毗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麤浮習重境強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効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黃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

鏤書鎮并麈尾拂爲寄母旣覺而二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二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堵觀鑿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栓索而蓮寔生齒腴間晉有識曰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而以瓦爲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

蘄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墨寫此經其衡斜點畫
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知
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如此之巧耶光又
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之間萬八千土於剎那入無
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臥起語默動
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剎那之頃豈有間哉
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閭所敬信
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
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
夕以與佛菩薩語言訓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

題超道人蓮經

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南昌饒益院除饒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
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卽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
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
年六月四日清晨攜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
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
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
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
開時卽有果方於果中卽有因蓮華蓮實蓮密是也

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蓮蓮連也
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
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寫誦持未捨受卽身
爲爛瓜香已捨受卽舌本爲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真
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真精進是名
眞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
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
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觀令一切衆
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
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枵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

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
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
內院見慈氏預闡妙義頓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
此予志也甘露滅其謹題

題六祖釋金剛經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
差別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
知未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
者能生信心爲實然以心心猶爲三法如人不睡
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

相如來世尊既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題靈驗金剛經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君慎勿出略相候欲欵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誥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

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內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茲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

題宗鏡錄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驚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鈎深蹟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

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

未見之文公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

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墾於耨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盈溢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灰冷世故安樂雲山明窓淨几之間橫篆煙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傳之意也

題法惠寫宗鏡錄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卽合本

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惠獨施力寫永明所撰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嗚呼惠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百家之法句雜傳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卽入摩訶衍徧知稱性之海卽具普賢一眞光明微塵數不思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天來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作隨緣其心非謬也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峯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鬪訟按檢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游能麤加刪補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可祖嘆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

跡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藉其資僧方囚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游福巖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於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是護財狂象

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辯要不足怪也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峯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

巖頭密啓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異巖頭拊手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山曰汝記吾言已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山三百人而已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予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爾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

無疑乎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早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與之語多所發藥遂侍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更謁江西大寂旣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子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已而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壁中有人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

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之人見其不與已合而訴以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已之專惟信已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絕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既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銜名逐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人也禪

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宏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示同學云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湓城人黃龍無恙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

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
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
大別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
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
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經
往掀攪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驗
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
失又誌瓊之首告也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

約體用爲五法更互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
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
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
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嚴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
如覽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峯染
春之鴨波劃刻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
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
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
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
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卽

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磚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跟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說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冒規致之外者而膺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難言句相宗師設立蓋一期救學苟簡不審專已臆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

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凌憑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說以爲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爲可笑也雖然弘覺一矯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
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
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儂家
住處豈堪偃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
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
真子而悟本自爲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
以私異之惜哉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
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

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真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
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
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
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予嘗深考此書
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
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
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
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敘明
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
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

撰述
卷之二十五
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乘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汨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

題香山詭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爲法兄然予少寔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乃曰子悟此卽是出家予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茫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閑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

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乃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爲示併書予願見不果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末附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名真常流注與鐵輪位齊

力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由分未辨縉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澄輒引首楞嚴曰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之令人搏髀高笑義澄何爲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學者能深觀之則知早言爲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曉達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澄自目未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爲人定必羞死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錄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禪師之語奇峻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巖頭雲門之下而錄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熙崇兩人機語校句所示始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予常與超然衝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黃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

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閱前詩遂
併錄之

題韶州雙峯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矚
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蓋其所養非有以大過
人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
古皆脫略窠臼方其遊戲時亦微見其旨至躡問垂
伐則語赴來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滓然弟
之哉夫語赴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
也豈此老澗亦或用之而欽祥默識其不傳之妙也

哉巴陵鑒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椀裏盛雪答祖意
教意同別曰雞寒上樹鳴寒下水答吹毛劔曰珊瑚
枝枝撐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
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捧腹耳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夷先佛垂告封文執僞更相是非聖智
圓融凡情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
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
流油巍巍乎是是乎寔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
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

撰述
不日之生卷之三十五
二十
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爲恨若夫天地之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矣

題首山傳法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爲喻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了達華嚴十定品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滅衆生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岑堂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爲人書其傳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真能入諸佛甚微細智者也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目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曰醫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顛者願求傳錄錄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爲徒爾顛

之精勤不爲虛行也

題寶公識記

王敦素問予寶公識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雜華曰

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敦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人溟滓然弟之哉

題古塔至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王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輒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各既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實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
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
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
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既具臨
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
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
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
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
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
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
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攆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
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
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曰有空劫時自己
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
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

阿難曰譬如琴瑟篳篥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己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爲無所愧矣

題準禪師語錄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什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爲世莫有嗣之

者湛堂於予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臬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劍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如月在千江不借言詮一切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

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兄知其意予三復斯語爲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顏平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太傅表章精竒雅麗如王會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三首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黃龍南禪師游方時嘗至歸宗寶鬘頭方會茶師却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無骨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謁禪師教令坐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呪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

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
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
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絕況其不可
名者乎某題

黃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二章經一卷筆法深穩莊重
而若瘦得顏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
獨秘畜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
字未嘗不搏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筠溪胡氏家
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
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愛而不忘者乎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顏魯公書不
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
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黃龍非其以筆墨
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
固然石門某謹題

題晦堂墨蹟

右晦堂和尚墨蹟三紙佛印蓋公輩流也而其言
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
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
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

公道德冠叢林而器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吾道者今皆成千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絕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之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

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况筆畫語言乎門人某流涕謹書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精進日新真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梵問其師洎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同也某書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韻想其風度清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游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

曰餘杭標摩雲霄畫溪畫能清秀嵇山徹洞冰雪予
視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
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
公書不工尚足以為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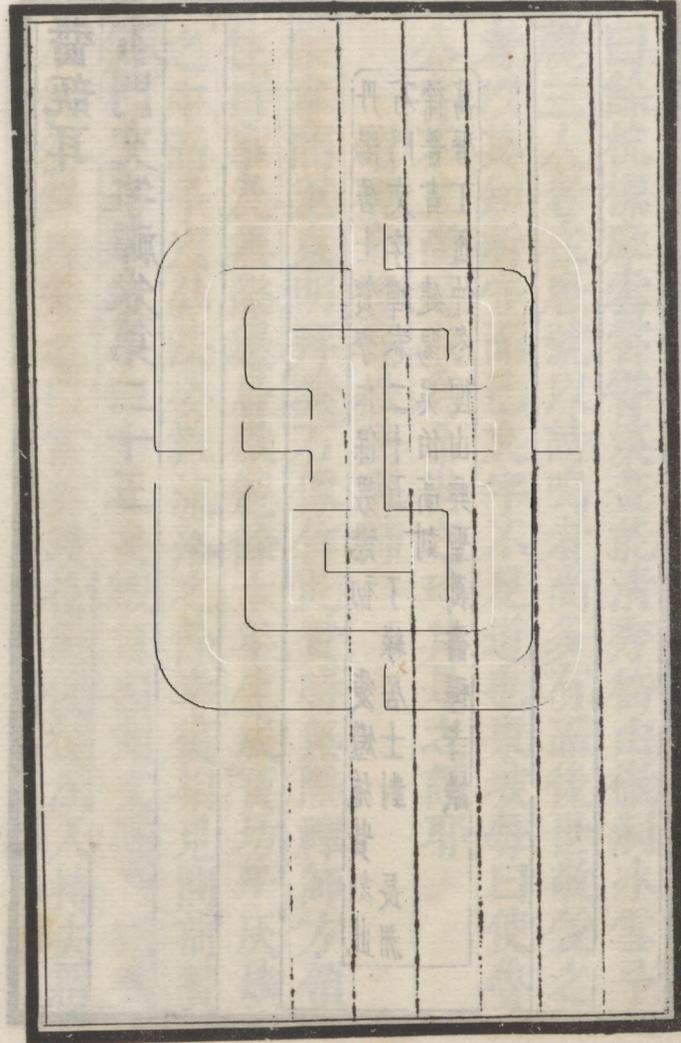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
住持事及無際遷居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
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
無恙乎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藁乃得舊
本忻然錄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為人持去覆

齋說耳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
徐普書 建陽吳伯高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愛燈施贊刻此
了緣居士對
長洲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
 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
 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目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
 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
 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

撰述
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
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
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
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
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
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
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
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

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
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熟視
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
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
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
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
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况工乎愈可寶也然

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子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

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
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
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
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
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
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
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
禪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
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
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
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
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
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
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

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旣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照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

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擘窠棊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旣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寔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竄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

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侔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眞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巖

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敘之意凡經
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
成其志時長汀璩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
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
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
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門
自瀉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
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卽挂巾

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
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
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
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
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卽以焚之及其授法
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
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卽文字語言
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

撰述
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
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
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
問何以謂之怨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怨矣又問
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
然有得蓋怨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
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
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

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
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
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慕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
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
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
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
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
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
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
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其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真子也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窻看亦難八十一人閑鼻

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

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
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
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
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
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
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予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
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
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

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棗柏長者力弘
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
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棗
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
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
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喪晚輩蠟毛而起服
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
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
誑視其設心雖儉牛履狶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
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

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嶷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

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旣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罅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

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
遭橫逆坐園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誚酢之而休
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
旣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
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
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
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

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
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
特學者之罪寔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
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
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敘其悟道之緣又書其
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
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
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
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
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旣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首論動以億萬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扶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温温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卽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

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真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為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紉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為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為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苟舍有道人

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

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浙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曾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卽
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
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
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
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
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
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
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

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曾次有此風葉蕭
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
我何哉公翼任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簾中唯墨梅
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

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筭書此以
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
筆端能生煙雲非胷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
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
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為貴初無定情
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

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飲富貴之餘
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
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
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
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
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

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遠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儻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

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已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釣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

撰述
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至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給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旣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酌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

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
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
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峯下
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
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
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
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
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

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
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
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
續行九地底水聲硤硤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
如展匹練旣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
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
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
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
遂書

題清修院壁

撰述
卷二十六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价密宣和四年
冬居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
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
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
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
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
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
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

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亡人家未
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
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
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
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攬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
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
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
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無慮

八十餘處黃於斬為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
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瓦之東石
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
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為觀音院嗚呼豈非
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
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
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
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 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
間萬峯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金壇居士于樹敷施刻此卷了緣居士校刻
徐普書端錄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禪寺藏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跋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訴
道迎宋璟不為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
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
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
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

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

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

食牛馱馱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異類中耳若二人者始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寔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墮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

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媿媿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衰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先依根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旣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微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落窮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
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畫所至
處便自竒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
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
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
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瑄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
之敗由瑄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
不能優劣而甫稱瑄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

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
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
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
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
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
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
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
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

撰述
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
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
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予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
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
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
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
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
罽鞞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不請之友耳今
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
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
室汝水叟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酌酢之語而
謙光燭人主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
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
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
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

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為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悅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

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啓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

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

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峯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

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

游方其窮約乃知跣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寔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

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醮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

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麀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

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至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
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
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
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濟正脉使
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
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曾次勃土可
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

蘇黃連壁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
於三老之後則似攬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
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照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
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
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
城照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

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媿子敬耶邵陽儉上人兩

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

撰述
不月之卷之二
十四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
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
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
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
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
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
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

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
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瞻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
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
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斤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
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
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
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
鉢苦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
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
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
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各仰山真慧禪師簡重
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
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徜徉垢汗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
墨梅乃爾曩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
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
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
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
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
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
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已任如雪
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
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
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
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
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
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
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
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
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
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
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
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滴然流涕而書
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
忠之至則呼泉亦冽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
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
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

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曾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曠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雜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

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
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
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
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
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
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
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
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

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幘醉時忽閱此詩如
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醞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
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窓春霧空不類菜
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異中傳曰觀其
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異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
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南州

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
趨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
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
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予曰李太白詩
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
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
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
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

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搥大鼓
是中那容齋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
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
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
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
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
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
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
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
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者二十餘以

撰述
不問
三
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
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
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憚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
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頰傾大命曾東鄰寧木工之
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讐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
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
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
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

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首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
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
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予因此帖可謂豐妍
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鞚勒之韻宜從古人
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爲示便
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
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

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
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首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
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
後身也然甘露滅因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
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
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

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
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
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
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
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
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見訓語予
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
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臥疴逾月偶閱之覺疴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袞帖

見蛇鬪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曾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袞行草旣

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媿媿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于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厨丁聿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

其厨丁厨丁求與决予曰當以三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

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筭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

撰述
石印文字卷二十一
二十四
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敘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

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踈絕之意於疑遠不言之中非能模寫太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丹陽居上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貴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七卷
 長洲徐普書 進賢萬鍊刻 海鹽了緣居士對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